



Flannery O'Connor  
The Complete  
Stories

弗兰纳里·奥康纳短篇小说全集

# 上升的一切必将 汇合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上升的一切必将 汇合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著  
张小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Flannery O'Connor**  
**The Complete**  
**Stories**

弗兰纳里·奥康纳  
短篇小说全集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 (美) 奥康纳著 ; 张小意译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弗兰纳里·奥康纳短篇小说全集)

ISBN 978-7-02-011482-5

I. ①上… II. ①奥…②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3804 号

责任编辑 张海香  
责任校对 刘佳佳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2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插页 1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482-5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 010-65233595

# 目录

---

格林利夫	/	1
看见树林	/	33
持久的寒意	/	62
家的宽慰	/	99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	129
鹧鸪镇的节日	/	151
瘸腿的先进去	/	183
为什么争闹？	/	235

上升的一切  
必将汇合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

审判日

派克的背

天启

/  
299

/  
271

/  
241

## 格林利夫

梅太太卧室的窗户不高，朝着东面。那头被月光染成银色的公牛站在窗下，仰着脑袋仿佛在聆听屋内的动静——如同某位坚忍的神灵降临凡尘向她求爱，然而窗口是黑的，她的呼吸声又太过轻微，没法传到屋外去。云朵经过了月亮，把它变成一片乌黑，黑暗之中，它开始撕扯树篱。一会儿，云层过去了，它再次出现在原地，有条不紊地咀嚼，它为自己扯了个枝条花环，缠着绕着挂在牛角尖上。当月亮再次偏移到隐蔽的幽暗之处，只能通过它稳健的咀嚼动静来确知它在哪里。淡粉色的光线突然溢满了窗户，随着百叶窗裂开的缝隙，光线一缕一缕地滑落在它的身上。它倒退一步，低下了头颅，仿佛要人看看它挂在牛角上的花环。

几乎有一分钟，屋里没有动静传出来，随后当它再次昂起它加冕的头颅，一个女人从喉咙深处发出声音，仿佛在对一条狗讲话，她说：“从这里出去，先生！”随即是喃喃自语，“哪个黑鬼的杂种牛？”

上升的一切  
必将汇合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这畜牲蹄子触地，向前俯身站在百叶窗后头的梅太太飞快地合上了百叶窗，唯恐光线会让它一头冲进灌木丛。她稍顿了一秒，仍旧向前俯着，睡袍从她窄小的双肩松垮垮地垂下来，她的前额挂满了整整齐齐的绿色橡胶发卷，发卷下的脸因为糊了层蛋清，平滑得像混凝土，在她睡觉的时候，蛋清能把皱纹拉平。

刚才在睡梦中，她觉察到一种节奏稳定的咀嚼声音，好似有什么东西在啃屋子的哪面墙。她意识到，不论是个什么东西，只要这块地方还是她的，它就始终在吃，什么都吃，沿着她的树篱那头一直到房子，这会儿正在啃她的房子，随后同样稳当当的节奏会平静地响遍屋内，吃掉她，吃掉她的儿子们，接着吃，什么都吃除了格林利夫家的人，吃啊吃啊，直到一切殆尽唯独余下格林利夫们，一个小小的孤岛上全是他们自家人，就在这片曾经属于她的土地中央。当用力咀嚼的声音到达她的胳膊肘儿时，她跳了起来，发觉自己全然清醒了，正站在自己的房间里。她立刻就听了出来：一头牛正在撕扯她窗下的灌木。格林利夫先生没关上小径的门，她毫不怀疑，这会儿整群的牲口都在她的草坪上。她拧亮了暗粉色桌灯，到窗口拉开百叶窗。一头长腿的、瘦削的公牛，站在离她四英尺远的地方，镇定自若地咀嚼着，就像个来求婚的、粗野的乡巴佬。

当她盛怒之中斜着眼睛打量它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十五年以来她一直忙于将懒鬼的猪从她的麦田里赶走，而他们的骡子在她的草坪上打滚，他们的杂种牛同她的乳牛交配。要是不立刻把这家伙关起来，它天

不亮就能翻过篱笆，毁了她的牛群——而格林利夫先生这会儿就在沿路下去半英里外的佃户屋里睡得正香。要找他没有别的办法，她只有穿戴整齐了，钻到车里，一路开过去，叫他起来。他会来的，不过他的表情，他的整个姿态，他的每一个停顿，都在说：“要我看，你那两个小子总该有一个不会让他们的妈妈大半夜地开车出来吧。这要是我儿子，他们会自己去把牛关起来的。”

公牛低下了头，摇来晃去，花环滑到了牛角的底部，看起来像是一顶带刺的、危险的王冠。然而这时候，她已经关上了百叶窗，也就是几秒钟内，她听到了它重重走开的动静。

格林利夫先生会说：“这要是我儿子，他们决不会让他们的妈妈深更半夜找帮工。他们自己早就了了。”

掂量之后，她决定还是不去麻烦格林利夫先生。她回到床上，想着格林利夫家的小子们，他们如果能在这个世上发迹，那是因为在没人乐意用他们的爸爸的时候，她给了他一份工作。她用了格林利夫先生十五年，而其他随便什么人连五分钟都不会用他。单单是他向什么东西走过去的模样，但凡长了眼睛的人，就足以明白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工人了。他走路的时候，肩膀一耸一耸地好像虫子在爬，他就从来没有直接往前走，好像是与一个看不见的圆圈相隔，他要走在圆圈的边上。要是你打算看他的脸，你只好自己走几步，走到他的正前方去。她之所以到现在还没解雇他，是因为她始终疑心自己是否能做得更好些。他实在是太懒了，



不乐意出去另外找份工作；他也没有理由要偷东西，她吩咐他做件事儿，但凡说三到四次，他是会干的；不过，不到来不及找兽医的时候，他是不会告诉她牛生病了；要是她的牲口棚着了火，在他开始扑火以前，会先去叫他老婆来看火势。至于这位老婆，她甚至都不愿意想起她。与这位老婆一比，格林利夫先生就是个贵族。

“要是我家男孩子，”他会这么说的，“就算把自己的右手连胳膊一起砍下来，他们也不会让他们的妈妈去……”

“但凡你家男孩子还有点儿自尊心，格林利夫先生，”总有一天，她要这么对他讲，“有好多事儿，他们真不能让他们妈干。”

第二天一早，格林利夫先生一到后门口，她立刻就告诉他有一头走失的公牛在她的地盘上，她要他马上把这头牛关起来。

“已经在这里三天了。”他边说边看着他正往前伸的、微微一转的右脚，好像打算看一眼鞋底。后面台阶有三级，他站在最底下的一层，而此时，她的身子从厨房门口探了出来。这个瘦小的女人双眼黯淡、近视，灰白的头发竖在头顶，宛如某只受惊的鸟儿头顶上的羽毛。

“三天！”她说，带着一种克制的尖叫，这腔调已经变成她说话的习惯了。

格林利夫先生的视线跨过了近处的牧场，望向远处。他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盒香烟，往手里抖落了一根。他把烟盒放回去，站了片刻，凝

视着那根雪茄烟。“我把它关在牛棚里，不过，它挣脱开跑出来了。”他接着又说，“打那之后，我就没见过它了。”他俯身点着了香烟，然后朝她的方向略微偏了偏脑袋。他的整张脸从上往下逐渐形成一个坡度，下半部分长而窄，像个粗糙的圣餐杯。他沿着鼻梁压低了灰毡帽，帽檐遮住了他深陷的、狐狸色的眼睛。至于他的体形，无足轻重。

“格林利夫先生，”她说道，“今天上午干别的事情以前先把牛关起来。你也知道它会毁了配种计划。抓住它，关起来，下回只要有走失的牛出现在这地方，马上告诉我，明白了没有？”

“你想把它放哪里？”格林利夫先生问。

“我才不在乎你把它放哪里。”她回答，“你应该有自己的脑子。关到它跑不出来的地方去。这是谁的牛？”

刹那间，格林利夫先生看起来犹豫不决，不知道要保持沉默还是开口说话。他仔细地研究了左边的空气。片刻之后，他说：“一定是谁的牛。”

“那是，肯定的！”她说着，带上了门，清晰而又轻微的砰的一声。

她进了餐厅，两个男孩子都在这儿吃早餐，她的位置在桌首，她挨着椅子边坐了下来。她从不吃早饭，不过会和他们坐在一起，看他们吃自己喜欢的东西。“说真的！”她说着，开始讲起了公牛，模仿着格林利夫先生的语调，“一定是谁的牛。”

卫斯理继续看他碟子边折起来的报纸，而斯科菲尔德时不时停下来，瞅着她，大笑。两个男孩儿对任何事儿从来没有过一样的反应。他们之

不同，她说，如同白天之于黑夜。他们两人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谁也不在乎这块地方发生的事儿。斯科菲尔德是商务人士，而卫斯理是知识分子。

小儿子卫斯理七岁那年得了风湿热，梅太太认为这是他长成知识分子的原因。斯科菲尔德这辈子一天病也没生过，当了保险推销员。要是他卖的保险类型好一点儿，她本不会介意他去卖保险的，可是他卖的是只有黑人才买的保险。黑人叫他们“保险人”。他说黑鬼保险比其他任何保险都赚钱。越在人前，他就说得越发嘹亮。他会大声地呐喊：“妈妈不高兴听我这么说，不过，在这个郡，我是最好的黑鬼保险推销员！”

斯科菲尔德三十六岁了，有一张宽宽的、欢快的笑脸，却没有结婚。“就是啊，”梅太太会这么说，“要是你卖体面的保险，自然有好姑娘愿意嫁给你。怎么会有好姑娘肯嫁给卖黑鬼保险的男人呢？总有一天你会清醒的，不过那时候已经太晚了。”

对此，斯科菲尔德会以约德尔小调<sup>①</sup>说唱起来：“娘，你死以前我不娶，你一凉，我就娶个胖胖的农家好姑娘，她能接管这地方！”有一回，他还添了句：“一个像格林利夫太太的好姑娘！”他这么说的时侯，梅太太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后背僵硬得跟耙子柄似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那儿，她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小小的脸显出疲惫不堪的神情。最终，她自言自语地说：“我辛勤劳作、当牛做马，为了给他们保住这个地方，努力挣扎、汗流浹背，然而只要我一死，他们就要娶个渣滓，还要带回

① 一种流行于奥地利与瑞士山间的民歌，用真假嗓子交替唱。

家来，毁了这一切。他们要娶个渣滓，把我劳心劳力的一切都毁个精光。”就是那会儿，她下定决心要改遗嘱。第二天，她去找了律师，给她的财产限定了继承人，这样一来，即使他们结婚的话，也不能把财产留给他们的老婆了。

一想到他们当中哪个可能要娶哪怕只是稍稍像格林利夫太太的这种女人，就足以让她发病了。她容忍了格林利夫先生十五年，而能忍受他太太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眼不见心不烦。格林利夫太太身形庞大，肉松松垮垮。环绕她屋子的院子看起来像个垃圾场。她那五个姑娘永远都污里污糟的，连最小的那个都会吸鼻烟。她不建个花园，也不替她们洗衣服，能让她专心致志的就是她所说的“康复祷告”。

每天，她都要把所有病态的故事从报纸上剪下来——关于被强奸的女人、逃脱的罪犯、烧伤的孩子、轮船沉没或飞机坠毁、电影明星离婚的种种描述。她带着剪报去树林里，挖个洞，把它们埋进去，然后扑倒在地，压在上头，咕哝、呻吟差不多一个钟头，肥硕的胳膊在身下来回地摸索，接着再抽出来，最后平躺下来，梅太太怀疑她打算就此在泥地上睡了。

她开始一直没有发现这事儿，直到格林利夫一家跟了她几个月以后。有天早上，她去查看一块田地，这块地她本来打算种黑麦的，然而长出来的却是三叶草，因为格林利夫先生在播种机里放错了种子。她回去的时候，走的是把牧场一分为二的林间小径。她随身带了根长棍，怕万一

上升的一切  
必将汇合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碰上蛇。她一边有节奏地敲打着地面，一边对自己发牢骚说：“格林利夫先生，”她轻声地说，“你的错误，我承担不起啊。我是个穷女人，只有这块地了。我还有两个男孩子要上学，我没办法……”

突然，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一种喉咙深处的声音，在痛苦地呻吟，“耶稣啊，耶稣！”也就顿了一秒，那呻吟又来了，带着十万火急的语气，“耶稣，耶稣啊！”

梅太太顿住，一只手抬到了喉咙。那声音是如此刺耳，以至于她感觉好像某种猛烈的、不受约束的力量破土而出，正冲她而来。她的第二个念头就合情合理多了：有人在这里受伤了，将要起诉她，把她的一切都夺走。她没买保险。她向前冲过去，沿着小路拐了个弯。她看见格林利夫太太垂着脑袋，手脚着地，趴在路边。

“格林利夫太太，”她尖叫起来，“出什么事儿了？”

格林利夫太太昂起了头。她的脸混着灰土和眼泪；她那两只紫花豌豆色的小眼睛，边缘发红、肿胀；不过，她的表情却和牛头犬一样沉着镇定。双手和膝盖支撑着她的身体，她摇来晃去，呻吟着说：“耶稣啊，耶稣。”

梅太太吓退了。她原本以为耶稣这个词，应该留在教堂里，正如有些词该留在卧室里一样。她是个好基督徒，对宗教存有崇高的敬意，尽管她并不相信，当然不相信宗教里有什么是真的。“你什么毛病？”她厉声发问。

“你打断了我的康复。”格林利夫太太回答说，挥着手让她走开，“完成以前我不能和你说话。”

梅太太站在那儿，腰身向前俯着，张开了嘴，从地上拾起了根棒，好像想打什么，但还没拿定主意。

“啊，耶稣，刺向我的心脏！”格林利夫太太嘶叫，“耶稣；刺向我的心脏！”她在泥地上平平地躺下，成就了一座肥大的肉山。她的胳膊、腿伸展开来，仿佛正在努力将大地包容于她的怀抱之中。

梅太太像是被个小孩侮辱了，感觉暴怒却无法可施。“耶稣，”她边说边往后退，“会因你而蒙羞。他会告诉你立刻从地上爬起来，回去给你的孩子们洗衣服！”她转过身去，尽可能快地走掉了。

不管什么时候她想起格林利夫家的男孩子们是怎么在这个世界取得进步的，她都只会想到格林利夫太太不堪地摊开四肢躺在地上，会对自己说：“得啦，无论他们走得有多远，他们都是从这里来的。”

她但愿能在遗嘱里写上，等她死后，卫斯理和斯科菲尔德不得继续雇用格林利夫先生。她有能力对付格林利夫先生，他们没有。有一回，格林利夫先生向她指出，她的男孩子们分不清楚干草和青贮饲料。她提醒他，他们有别的才华，斯科菲尔德是个成功的商人，卫斯理是个成功的知识分子。格林利夫先生不予置评，然而他从未错过任何一个机会，让她看见他的表情或者某些简单的手势，让她明白他对他们两个只有无穷无尽的藐视。尽管格林利夫一家都是杂役，格林利夫先生却从来都毫

不迟疑地告诉她，任何类似的情形下，要是他的儿子的话，他们——O.T. 格林利夫以及 E.T. 格林利夫，都能应付得更好，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好处。

格林利夫家的男孩子们比梅太太家的男孩子们小两三岁，他们是双胞胎，要是你和其中的一个说话，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跟你讲话的到底是 O.T. 格林利夫，还是 E.T. 格林利夫。他们也从来不会为此礼貌地提醒你一下。他们都是长腿，人瘦瘦的，皮肤发红，一双闪闪发光、一味攫取的狐狸色眼睛和他们的爸爸一个模样。格林利夫先生对他们的自豪始于他们是双胞胎这个事实。瞅他那样儿，梅太太说，好像这是他们自己设计出来的聪明主意似的。他们精力充沛、辛勤工作，她乐于对任何人承认，他们能有今天走了一段相当漫长的路——这个嘛，第二次世界大战要对此负责。

他们两个都服过兵役，在制服的遮蔽之下，人们分不清他们和别人家的孩子。不过当然，只要他们开口，你还是能分辨的，尽管他们极少开口。他们干过的最聪明的事儿就是被派遣到海外，在那儿娶了法国媳妇，娶的还不是法国垃圾。他们娶的都是好姑娘，讲法语的她们自然不知道他们讲的英语糟糕透顶，也不清楚格林利夫家都是什么人。

卫斯理的心脏情况令他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不过斯科菲尔德当过两年兵。他对此却毫不在乎，都该退伍了，还只不过是等一等兵。而格林利夫家的男孩子们都算中士了，那些日子，格林利夫先生从来没有放过任何能带军衔提到他们的机会。他们两个人都想想方设法受了伤，现

在两个人都享受津贴。而且他们一从部队解散回家，就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了所有的好处，去上大学的农学院——纳税人同时还得养活他们的法国老婆。他们两个人现在都住在公路往下约两英里开外的地方，这块地是政府帮他们买的，那砖结构的联式平房也是政府帮着付钱，还帮着盖的。要是战争也能成就谁，梅太太说，那就是成就了格林利夫兄弟。他们各有三个小孩，讲的都是格林利夫家的英语，以及法语。这些孩子由于他们母亲的背景，将会被送进修道院学校，学着礼仪成长。“二十年以后，”梅太太问卫斯理和斯科菲尔德，“你们知道这些人会长成什么样儿吗？”

“上等人。”她阴森森地说。

她花了十五年的时光对付格林利夫先生，到如今，这已经成为她的第二天性。不管哪一天，他的心情和天气都是同等重要的因素，她据此决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她学会了看他的脸色，如同真正的乡下人看日出日落那样。

她慢慢才接受自己是个乡下女人。已故的梅先生是个商人，他趁着地价下跌时，买了这块土地。等他死的时候，这块地是他留给她的一切。男孩子们并不高兴搬到乡下来，住进一座快要塌掉的农场里，但是她别无选择。在这个地方，她砍伐木材，自从格林利夫先生应答了她的广告以后，还利用卖木材的进项涉足奶牛生意。“我看到你的广告，我会来，有两个男孩。”他的信就说了这么多，第二天他就到了，开着一辆破烂货车，

上升的一切  
必将汇合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还带着妻子和五个女儿，她们坐在后车斗里，他自己和两个儿子坐在驾驶室里。

过去的这些年，他们一直在她的土地上。格林利夫先生和他太太几乎一点儿没老，他们无忧无虑，不负责任。他们生活得像田野里的百合花，把她拼命往土地里施放的肥料，抽了个干净。等到她由于过度劳作和忧心忡忡而死去的时候，格林利夫家的人会身体健康、兴旺繁荣，准备着开始榨干斯科菲尔德和卫斯理了。

卫斯理说格林利夫太太不显老的原因，是她在康复祷告之中释放了她所有的感情。“你也应该开始祷告，甜心。”可怜的孩子，他忍不住故意用一种下流的腔调说道。

斯科菲尔德只会刺激得她忍无可忍，然而卫斯理是真的让她焦虑。他纤瘦、神经质、秃顶，当个知识分子让他的性情可怕地紧张。她怀疑，到她死之前，他是不会结婚的。不过，她确定的是，之后哪个不合适的女人就会把他弄到手。好姑娘不喜欢斯科菲尔德，而卫斯理却不喜欢好姑娘。他其实什么都不喜欢。他每天开上二十公里路去他教书的大学，晚上再开二十公里回家。但他说，他恨开这二十公里路，恨这所二流大学，还恨读这大学的低能儿们。他恨这个国家，恨自己的生活；他恨和妈妈以及白痴弟弟住在一起；他恨听到那些该死的奶牛，还有讨厌的雇工、可恶的破机器之类的话题。可纵然他话都说过了，却始终没有任何离开的举动。他谈巴黎、罗马，然而连亚特兰大都没去过。